



李廣也是一個奇材，他是個軍人，却不耐煩那些部伍行陣的束縛，也不願意理會那些幕府文書的瑣事。他的法軍是讓人人自便，他有的是胆識，是箭法，是急智，他可以把石頭當作老虎，一箭射穿石頭裡。他在四萬人的包圍中，自己的四千騎兵只剩下半，敵人矢下如雨，自己彈盡糧絕。到了黃昏，什麼人也嚇得面無人色了，但他還是意氣自如，他的下場也是自刎，但他也是一個可以讓人拿着酒談着他的事蹟，而歎惋他的遭遇的人。

好奇是創造的動力，一個奇材猶如麥田裡一棵挺立充實的麥穗，並不是東倒西歪的稗子，所以因好奇而創造的人，其事業或學術必有非凡的成就。就學術而言，我國的學術史，自宋元而明，其間雖名儒輩出，但學說上却並無特別的創見。到了明季中葉五陽明中興「陸學」，才算有所發明。王陽明就是學術史上的一個奇人。他是個哲學家、文學家，也是個軍事家。他是弱不禁風的書生，但在他一生中先後平漳南橫水諸寇，破叛藩宸濠，平廣西的叛蠻，都是不世之功。他的學問出入佛老之間，悟格物致知之旨，發前人所未發，其創造性和傳奇性真是空前。

杜甫是中國詩史上數一數二的大詩人，他和司馬遷一樣，在弱冠之年便南遊吳越了，有一段時間他很想乘海船去遊日本，在一個貧弱的讀書人來說這是何等的好奇？在創作上來說他的物色是「語不驚人誓不休。」就憑這種創作的衝動，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上不朽的地位，他是詩中的奇人。

李白更不用說，他愛豪俠，對於張良、荊軻、朱亥、高漸離、豫讓、郭隗等奇人，時時流露着景仰讚歎之情。他愛道士神仙、鍊過大丹，受過道籙

。他又極愛「老子」，時時想過閑適清靜的生活，然而他又是一個極端浪漫和享樂者，縱酒高歌全不把人間俗事放在心上，他自稱：「我本狂人！」這是非常恰當的，「狂」是他人生全部象徵，「狂」是「奇」造成的，全沒有一點自貶的味兒。

李白的一生是最平凡的，也是最不平凡的。說他最平凡，因他一生沒做過什麼正經事；說他最不平凡，他是什麼事也做過，什麼生活也嘗過。他是天才、浪子、道人、神仙、豪俠、革命家，……他的一切只能用一個字來表示，那就是「奇」。

他的作品，神奇不可方物，英氣勃勃，狂放不羈。杜甫讚他說：

「衆人皆欲殺，吾意獨憐才！」

「落筆驚風雨，詩成泣鬼神！」

但這種話也只能道出杜甫一點點欽佩之意，並不能說明李白和李白詩的價值。李白太偉大了，他的工作是把數百年加於詩歌的種種規律，整個粉碎，其根本上創作的衝動，豈不是好奇？！

好奇的人也有造作的有些過份，但這種人也有他的特色。好奇的金聖歎，最後是殺頭。他說：「殺頭至痛也，籍家至慘也，而聖歎不意得之，大奇！」於是一笑受刑，這是公元一六一六一年的事。好奇到這種程度，真是不落俗套！

中華民族是一個活力充沛的民族，原因就是歷來不乏自守的「奇士」創造的，發明的「大家」們，不都是由好奇而來的嗎？！